

廣弘明集

九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遁
數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
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
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

唐書卷之二十四
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
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
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
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
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
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
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

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
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
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
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
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
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

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

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
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
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
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旣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
悲怛于懷今路次充渫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
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
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
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
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
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
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
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
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
延賞賢叢條矣歿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

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_{二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
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
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
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
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
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
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
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
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
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
佛與衆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
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腴恣甘腴
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旣非樂受不
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
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
人者也今旣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

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
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
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
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
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
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
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
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
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
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
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
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
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
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
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
爲剗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瀝
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
叅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四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錄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
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
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
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焚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
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
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
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歟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
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
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
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
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
而羣飛臺上銅烏嘯和風而獨嘖但周都洛邑治在
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旣疲
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
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
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洽華左道怪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
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
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
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
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
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
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
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
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祕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
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
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
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旣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
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
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
剏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